

廖迪生盼育「社區感」互助觀

解問題癥結勿糾纏定義

非遺繫情最本土 社區人愛社區事



什麼東西最本土？有人說是粵語，有人說是街邊的魚蛋，言人人殊。研究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的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任廖迪生的看法，可能更具代表性。在他眼中，香港的非遺無疑就是本土事物的代表，也靠着這些事物，不論是語言、藝術或儀式等，維繫了大家對社區的感情，「所謂的本土，應該是要想些方法，讓社區的人去關心社區的事。」與其爭論定義，廖迪生認為應該去解決造成社會問題的癥結，例如如何減輕社會成本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情

香港國家級非遺

粵劇*

涼茶

大坑舞火龍

長洲太平清醮

香港潮人孟蘭勝會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西貢坑口客家麒麟舞

黃大仙信俗

全真道堂科儀音樂

古琴藝術

*同時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肯定，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庫

製表：歐陽文情

長者逝文化滅 承傳靠新一代

等人接棒

進行非遺的研究，廖迪生最傷感的，就是做好考察和訪問，整理了一份清單，政府還沒有着手說如何做，一些維繫有關文化的長者已經離世，好像看到文化的湮滅。廖迪生說，非遺的保護，最大的隱憂是很多年屆70歲至90歲的老一輩，未找到新一代去承傳文化，「但近10年情況有改善，人們對傳統比較

有興趣，年輕人會去拍照記錄有關的事，一些業餘的人，甚至會請幾天的假去做記錄。」例如龍舟遊涌，10年前似乎很難傳承，但因為這和社區有關，有些年輕人也會漸漸因自己所屬的地區而泛起興趣。

此外，通識教育原來也有很大功勞，廖迪生說：「通識讓學生去關注一些不在課堂之內的事，帶動學生開始對地方社會有興趣。」

■記者 歐陽文情



■粵劇深得港人歡迎。資料圖片

由認識到參與 從一個普查開始

學生感言

香港有不少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中有近300年歷史的西貢鹽田梓村，富有客家村落特色，同時當地居民全村信奉天主教，令中西方文化同時得以保存。鹽田復修項目去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的傑出項目獎，同時亦入圍了香港非遺清單。曾有一份進行當地文化保育的科技大學學生，有着不少體會。



■香港有不少年輕人積極參與本土歷史文物的保育工作。圖為科大組織學生義工在鹽田梓村幫助為文物編碼。資料圖片

鹽田梓是本港少數的客家村落，自1860年有意大利傳教士登岸，並在當地傳教；直到1875年，在當地居住的村民全部信奉天主教。該地有126年歷史的聖若瑟小堂，於2005年獲聯合國文化遺產保護獎；一些已搬出村外的舊村民亦會在每年5月回村參與在聖若瑟小堂舉行的主保瞻禮。

從文居苑文物分類編碼

科大環球中國研究學系四年級生陳彥儒，在2014年12月起跟隨科大的華南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兆和等進行文化編目工作，為將在當地開放的文化展覽廳作準備。當時他們將從鹽田梓空置民居收集得來的文物進行分類、編碼和拍照等，該批文物相信是當地居民曾使用的日常用品，包括缸瓦和耕作用品等。

她認為鹽田梓最特別之處，是傳統的客家村落與西方天主教並存。她從村民口中得知，當時傳教士登岸傳教，會先習慣村落文化和特色，學習他們的語言，然後再在村落傳教。雖然天主教屬西方宗教，但客家村文化至今仍未有褪色。

陳彥儒亦在2014年5月參與了大澳端午龍舟遊涌相關普查，了解大澳居民如何組織以及慶祝活動，及當中的文化價值。在3天的普查活動中，學生不單參與了慶祝儀式，有兩個晚上更獲安排在居民的棚屋留宿，感受棚屋的風味。

她認為：「傳統習俗對屬於大澳或鹽田梓的人來說有一定意義，但其他人根本不熟悉這些文化，所以我認為可以從認識文化開始，然後再參與保育，甚至可以幫手傳承文化。」鹽田梓被列入香港非遺項目，自有其保育和文化價值，「這些文化與香港的文化息息相關。」

■記者 黎恣

香港人是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本土的想法？廖迪生認為，回歸前港英政府不希望社區「有組織」，是回歸之後才開始有了這樣的土壤，「回歸之前，香港是『殖民地』，沒有氣氛去探討這樣的事。回歸之後，要走的人走了，留在香港的，就會想找一些和自己相關的事物，畢竟人是感性動物。」

惋惜現時「各家自掃門前雪」

能代表一個地方的東西，往往與文化和傳統有關，香港的非遺也在此時映入大眾的眼簾，一些宗教的儀式，在一個社區的人同心協力下，就成了很本土的事，「不止是宗教，也是讓社會喚醒自己的認同，像大坑舞火龍，大坑的人會覺得，自己好像應該要承傳下去。」大坑舞火龍的壯觀場面，幾百人合力是少不免的事，於是就成為了社區的凝聚力。

廖迪生又談到街知巷聞的長洲飄色，說起這個傳統活動所牽起的地方感情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現時香港城市的規劃，各家各戶都成為了獨立個體，各自地生活着，廖迪生很感惋惜，「大家缺乏了互相幫助的觀念，所以每一件事的社會成本都變得很重。大家有什麼事都是找警察、召救護車。家門口的社區設施壞了，社區的人不會動手，而是去找政府部門處理。」

特別在「從人的角度出發」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培養大家的「社區感」，廖迪生認為傳統文化就是維繫社區的一種渠道，把舞火龍、大澳龍舟遊涌等搞得有聲有色，「這不是為遊客，而是為了讓社區願意參與。」他認為非遺對地方的特別意義，在於它們都是從人的角度出發，所以千奇百怪的東西，包括死亡這個議題，也在香港的非遺清單上，「死亡也是重要的過程。」

假如1997年迎來了港人對本土的關注，近年的社會政治氣氛，似乎又想對「本土」二字再定義。廖迪生認為，這或許是受潮流影響的，「早十年廿年，社會上說的是全球化，大家可能要接受社會在不同時候有不同勢



■在田野現場拍攝記錄舞麒麟的過程。受訪者供圖



■在記錄龍舟建造過程時，學習製作的技巧。受訪者供圖

力去角力、去爭奪資源。」

嘆種族定義本土想法落後

他說得坦白：「現在『本土』是一個話語權的爭奪戰，大家都想定義本土。」年輕人的說法，他認為很難一概而論，但若以種族去定義本土身份，他直言這是落後的想法，「人是有能力掌握不同文化的，與種族基本上無關，所以用所謂的血統去批評對方的立場，這很有問題，是不正確的。」

他續說，認同感與身份證、護照無關，而是與日常生活行為，如做些什麼、吃些什麼有關，「並非每個人都會同一時間有相同的感受，有人從經濟利益思考，有人從政治意圖出發，沒有一個所謂的定義。」

不過，說到底，定義問題只是最膚淺的一面，廖迪生還提到：「香港的對立面越來越強，你說A我一定說B，我想大家要解決的是對立面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定義的問題，有時香港好像陷入了不太理性的地步。」

對於一些年輕人激進地「捍衛本土」的舉動，廖迪生選擇去看好的一面，他笑言：「我很樂觀，我覺得世界就如一個鐘擺，去到極端就會盪回來。現在應該也到了。」



■廖迪生指，「所謂的本土，應該是要想些方法，讓社區的人去關心社區的事。」 彭子文 攝

開放保「活力」 交流育多元

海納百川

一些主張「香港獨立」的人，認為香港有自己的文化，所以畫地為牢，「獨立成國」。不過，廖迪生指出，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很難有什麼「獨立的的文化」，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按歷史脈絡去追溯。香港向來是一個「移民社會」，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人來到香港，包括內地，也包括海外的華僑，所以才造就香港這個文化多元的社會，未來香港能否保持「活力」，廖迪生說：「主要看香港整體是否開放。」

眾多湧入香港的文化中，內地的影響最大，多次戰亂人禍，都促成人流南下，成為令香港文化多元的主要原因，「他們有些人想走去外國、有些人想留在香港、有些人想

走走不到，最終就帶了不同的文化來香港。其實也不止內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都有不少人來港定居，帶了他們的文化過來……香港就是這個有趣的位置。」

雖然文化不能獨立來看，但在維持傳統的時候，亦漸漸有一定的地方特色，「非遺是要有人參加、也要有錢才可以做到，所以要適應地方社會的文化，例如粵劇這世界級的非遺，香港有很大部分是圍繞神功戲，然後才是藝術表演、搭棚等，這些鬼神的東西在很多地方是禁忌，內地即使有做，規模也一定沒有那麼大。」

昔內地禁絕 港今仍保留

廖迪生續指：「香港有趣的地方，就是她保留了很多中國傳統，一些在內地1949年至

1979年之間被禁止了的，香港都有保留。現時反而是內地想來香港學回這些傳統東西，尤其是宗教儀式活動，如舞麒麟等。內地可能更看重表演花式，香港主要還是體現在一些功能上，如新界地區的新屋入伙、結婚、接菩薩等。」雖然如此，香港的文化仍然不是香港獨有，「以天后為例，天后全世界都有，有時在其他國家也有人做相關活動。香港的宗教活動，也有些移民會刻意回港參加。」

總有些人偶爾就宣揚香港所用的粵語會因為內地而消失，廖迪生認為，若語言真的可以消失，也是因為港人太現實，「語言是你願意講就可以，如果家長讓子女學閩頭話，又怎會消失？問題是香港太現實，大中小學都是這樣。」

■記者 歐陽文情

傳承再創造 增社區認同

話你知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

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提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

■記者 歐陽文情



■香港大坑舞火龍是非遺之一。資料圖片